

因为潮湿，
所以斑驳。

叶球
著

亦花亦果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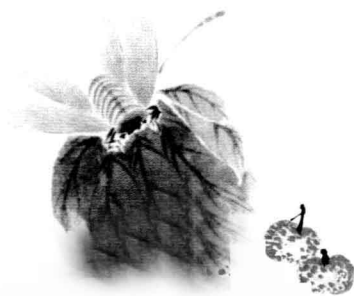
Shi Hua Yi Guo

Shuangyue

湿，
所以斑驳。

叶球
著

亦花亦果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花亦果/叶球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1

ISBN 978—7—5354—5554—3

I.亦… II.叶… III.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9370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装帧设计:长 岛

责任印刷: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—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—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:12.25

版次:2012年1月第1版

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229千字

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作者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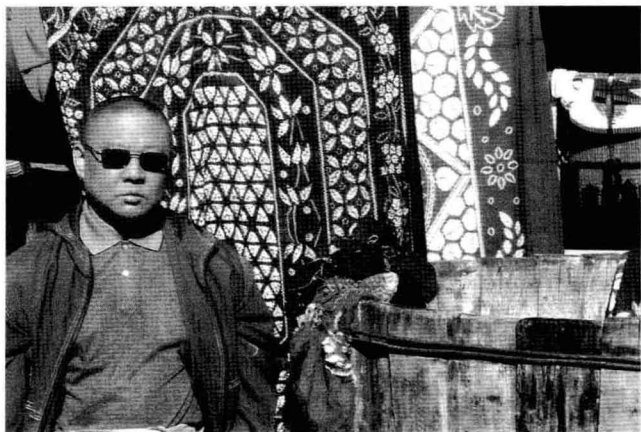
2004年10月，在苏州网师园与母亲合影。（叶果 摄）



与儿子在一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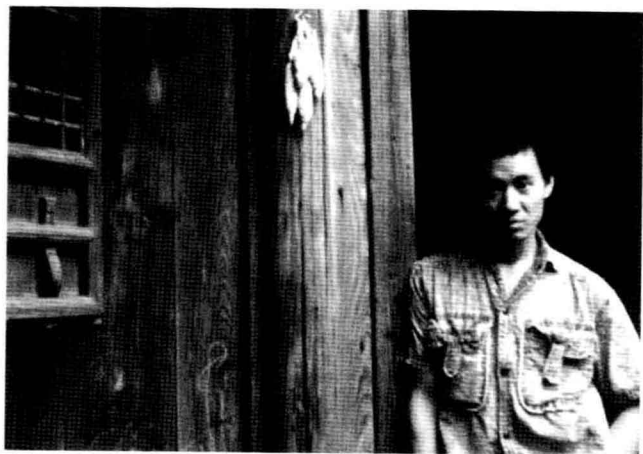
旅途小憩



在丽江



青年时代的作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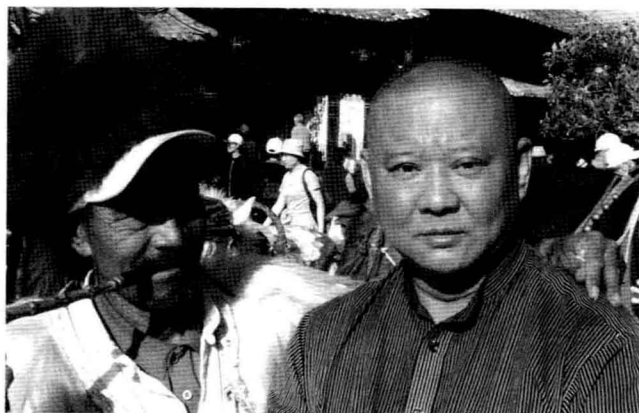
青年时代，在西山煤矿宿舍前。



在苏州西山



旅途中



旅途中

爸爸，一路走好（代序）

父亲的逝世，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比拟的悲伤。说实话，我现在还不敢相信，我最亲爱的父亲竟然就这样走了。但他留下的，更多是一种博大的精神，它无法用语言准确地形容，这种精神，既让人吃不透，富有神秘感，又充满着饱满的智慧。它让我不由得佩服起父亲。

父亲在有生之际，经常对我说，儿子，我不希望你成绩有多好，老师怎么表扬你，我只希望你身体健康，心里快乐、高兴就行了！我非常感谢父亲没有给我太大压力，但是我知道，父亲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优异的成绩、高分的试卷的！可惜我没有做到，父亲也是很遗憾，所以我感到非常对不起他。但是呢，父亲做到身体健康了吗？他到底快乐吗？

父亲很开朗，那是在别人看来。其实，最了解父亲的人知道，父亲有什么事都会埋在心里，不会和别人讲。他情愿把痛苦和烦恼都留给自己，也不愿意让别人为他担心。这也是我钦佩父亲的原因之一。

父亲的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多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全国各地，甚至全世界！大到电影里的影视明星，小到路边大排档边的耍猴人。有时候

我真的想不通，父亲怎么会结交这么多的朋友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相信，父亲有他自己的本事，是别人永远无法达到的。

父亲还很喜欢唱歌。以前，凡是他和朋友去唱歌，我都跟着去。父亲最喜欢童安格的歌，我也喜欢，是因为父亲才喜欢的。虽然我嘴巴上一直说他唱得一般，其实我还是很欣赏他的歌的。

父亲总带给我一种巨大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曾经让我什么都不怕，无所畏惧，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，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身躯来和我一起分担。但现在，父亲走了，虽然家里还有妈妈和奶奶，但我知道，我才是这个家以后的希望，我相信父亲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他一直很相信我，他一直认为他的宝贝儿子是最棒的。

父亲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给我的十几年的快乐！

父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我十几年给你带来的麻烦！

最后，父亲，请安息。

您的儿子 叶果

2011年6月

春天的时候

于是，又回到了春天。

戴上了旅环。和一页史话。

总有些怯意。眼睑低垂……

像花儿一样的笑脸。那些花儿，笔直的一行字。笔直得不知说什么好。愚公就说了，那就是一根线，那根线很沉。系住了一样东西。

宝藏。

嗯。是的。宝藏。

就这样开始吧。

簞瓢陋巷，蔬水曲肱

把一生分成几段，或者把每一天研磨成二三个小品，又在每个小品里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，那真是一种菊隐的日子啊。

荒岭郊野，有菊有隐，因菊而显，又显山显水。

转而为冬了。

依然艳阳普照。

母亲说，晚上有雨了。

嗯。那我就出去了。

读史。读陈继儒。读胡兰成。

高高低低，纷纷扰扰，输输赢赢。让陈继儒道眼清澈：人不得道，生老病死，四字关，谁能透过？独美人名将老病之状，尤为可怜。夫红颜化为白发，虎头健儿化作鸡皮老翁，亦复何乐？西子入五湖，姚平仲入青城山。他年未必不死，只是不见末后一段丑境耳。故曰：神龙使人见首而不见尾。

我没看见谁人得了道。

却感觉当年腰间长剑，现在却换了桃木手杖，手无缚鸡之力的谁。

也没有谁，在绝美一世的西施红颜老去而入五湖的时候，公然竞艳斗丽。

有身如桔，有心如棘。

还要端坐不动。

一秒、两秒，荡涤史话。

又要为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牵手而感伤：见了她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

人情必有所寄。

绣球花初夏

“汉皇重色思倾国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的起头几句，分明是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颂歌，多少年来为世人吟诵。以人喻花，不得不提起那一簇粉团了。

不久前读了朋友的《回忆绣球花》，羡慕他的“浮花浪蕊”，也为他将绣球花描绘得活色生香而过目不忘。有天，又去于愚公家，喜见客房内也摆放着一盆绣球花，我便想起朋友的字句来：细看一朵绣球花，会觉得它的结构是那么严密，仿佛由建筑师一笔一笔计算出来的。

我小时候见过绣球花，全不当回事，没记没忆，也不曾想过入诗入画。现在，绣球花在画卷前静静地开放的时候，是多么相得益彰。于阿姨说，这花好生奇怪，半月内换了四种颜色，由白至青，由青至蓝，又由蓝至红，接下来将是什么，还不知道，还有惊奇，

还得守候。

《花经》上有记述：俗以大者为粉团，小者为绣球，实不误也。绣球与粉团同科同属，然花与叶稍有相异，易混二为一。园艺工程师老Y坚持以为绣球花就是八仙花。我个人是不愿意这两者混为一谈的，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八仙花这个名字。仙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俗，八仙，八俗。所以，我也坚持认为老Y属个人臆想。

愚公家的，估摸就是粉团了。粉团也好，绣球也好，簇拥成团，个性张扬。就像传说中抛绣球一样，爱情是直接的，也是含蓄的。

品完画后，就该赏花了。愚公家的花很多，但你不能同时赏。我记得我们在扬州，扬州的好友好客，席宴上，居然上了六道平时见不到的江鱼，来不及细看，更别说品尝了。回来时，什么都忘了，只记得江，一条空洞的江。那才真是遗憾。

那就独独地意会绣球花吧。

赏花时，不需要很多语言。愚公泡了一杯上好的太平猴魁，就意味着进入赏花的正道了。袁宏道说过，赏花有三种情形，品着茶赏花最为雅正，一边聊天一边赏花则次之，喝着酒赏花则等而下之了。至于与茶无缘，只是以酒相伴，甚至出言庸俗污秽，那么这便是花神所深恶痛绝的事情了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坐在一边，闭口不语，免得惹花神恼怒。

不过，我倒愿意酒后看花，和雾里看花同出一辙，美丽隐隐约约，想象无边无际。明明是花，又不是花。

犹如爱情。犹如从悲剧走向喜剧，或者从怒骂转脸嬉笑。

同样绣球，壮族民歌《抛绣球》，一派吉祥甜美；而《窦娥冤》里的一曲《滚绣球》，却是三分凄婉清冷。

犹如昨天和今天。

既然是绣，必定在于一针一线。

犹如日子。

愚公的日子，叶果老人的日子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日子，所有人的日子。

于阿姨说：它还会变。

变，于是成为期待的内容。